

后浪出版公司

《纽约时报》《花花公子》《户外》及BBC撰稿人亚当·斯科尼克
带我们探秘自由潜水的魅力，反思追求极限的狂热。

自由潜水、生命与挑战人体极限的意义

一息之间

A D A M S K O L N I C K

[美]亚当·斯科尼克 著 张卫东 魏宁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O N E
B R E A T H

DEATH, AND THE QUEST TO SHATTER HUMAN LIMITS

[美] 亚当·斯科尼克 著 张卫东 魏宁 译

后浪出版公司

ADAM SKOLNICK

自由潜水、生命与挑战人体极限的意义

一息之间

ONE
BREATH

FREEDIVING, DEATH, AND THE QUEST TO SHATTER HUMAN LIMITS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息之间：自由潜水、生命与挑战人体极限的意义 /

(美) 亚当·斯科尼克 (Adam Skolnick) 著；张卫东，

魏宁译. —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113-7054-9

I. ①—… II. ①亚… ②张… ③魏… III. ①潜水运动 IV. ①G8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26095号

Copyright ©2016 by Adam Skolnick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xman Leavell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银杏树下（北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7-6604

一息之间：自由潜水、生命与挑战人体极限的意义

著 者：[美] 亚当·斯科尼克

译 者：张卫东 魏 宁

出 版 人：刘凤珍

责任编辑：待 宵

筹划出版：银杏树下

出版统筹：吴兴元

营销推广：ONEBOOK

装帧制造：墨白空间·陈威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55mm × 1000mm 1/16 印张：18 字数：253千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7054-9

定 价：4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 64013086 传 真：(010) 64018116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请寄回印厂调换。联系电话：010-64010019

目 录

1 迪恩斯蓝洞，长岛，巴哈马，2013 年 11 月 17 日	1
2 水孩子	17
3 何为“自由潜水”	29
4 认真过头的素食主义者	45
5 2014 年度“加勒比”杯，罗阿坦岛，洪都拉斯（一）	61
6 革 命	69
7 2014 年度“加勒比”杯，罗阿坦岛，洪都拉斯（二）	83
8 布鲁克林崛起	95
9 2014 年度“加勒比”杯，罗阿坦岛，洪都拉斯（三）	107
10 在潜水中获得自由	123
11 “Deja Blue”自由潜比赛	139
12 尼克的潜水流浪记	157
13 意大利撒丁岛：2014 年度 AIDA 世界团体锦标赛	173
14 克里·霍洛韦尔的调查	195

15 下潜到 100 米深的男人	207
16 血色水面	221
17 尼克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235
18 尼克·梅沃利的最后一次潜水	249
19 2014 年度“蓝洞”深度挑战赛，长岛，巴哈马	261
后 记	277
致 谢	281
出版后记	285

1

迪恩斯蓝洞， 长岛，巴哈马， 2013 年 11 月 17 日

伴随着大西洋的波涛，尼古拉斯·梅沃利（Nicholas Mevoli）游进了迪恩斯蓝洞^①的比赛区域。他镇定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并不平静的心：“巴哈马蓝洞深度挑战赛”（Vertical Blue）刚拉开序幕时，他雄心勃勃，想要获得一枚铜牌并打破两项美国纪录。为此，尼克（尼古拉斯的简称）紧张筹备了一年多，他在几周前赢得了另一场比赛的金牌，在一个多月前的世界锦标赛上也获得了银牌。然而在经历过这些磨炼后终于迎来这场比赛时，他却已经筋疲力尽了，这周以来的每一次潜水训练他都表现不佳，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受到损伤，甚至肺部也隐隐作痛，但他并不想放弃。这次比赛相当于自由潜水界的“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除了世锦赛以外对于尼克和自由潜水界的其他运动员来说是最重要的赛事了。比赛就要开始，尼克将只凭一口气下潜到 72 米（约 240 英尺，1 英尺=30.5 厘米）深处并返回水面。

“六分钟倒计时！”萨姆·特鲁布里奇（Sam Trubridge）宣布。他是一名来自新西兰奥克兰市的戏剧导演，也是最伟大的自由潜水运动员威廉·特鲁布里奇（William Trubridge）的哥哥。萨姆站在附近平台上，他

① Dean's Blue Hole，目前世界上已知第二深的蓝洞，被称为自由潜水的天堂。——编者

的身影笼罩着尼克。尼克已经就位，他的眼睛大部分时间都是闭着的，但是当他睁开眼睛时，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专注和决心。

在比赛区，每位运动员都被圈定在由白色 PVC 管组成的六米见方的区域里，里面有一名摄影师、一名录像师和三名裁判，其中包括首席裁判格兰特·格雷夫斯（Grant Graves），他是这项运动的元老级人士。此外，还有一个五人组救援队，尼克的朋友雷恩·查普曼（Ren Chapman）是救援队的队长，他曾是北卡罗来纳大学威明顿分校的棒球明星。在潜水中，当运动员上升到 30 米深度时，救援队就要与运动员碰头，因为在此深度水下的压力会发生变化，乳酸堆积和低氧（缺氧）很容易引起运动员的身体问题。

在漂浮的比赛界线外有不少粉丝和尼克的竞争对手在期待他的表现。迈克·博德（Mike Board）也在现场。44 岁的迈克六英尺高，浑身肌肉，是英国自由潜水纪录保持者，他以前服务于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迈克有一半中国血统，一半英国血统。年轻时他作为雇佣兵，通过帮助有钱客户到安全区域赚了不少钱。随后，迈克用自己赚的钱在印度尼西亚的吉利群岛建立了一个繁华的潜水中心，这样他就可以全年训练了。在这项运动的国际地位方面，迈克和尼克都属于顶级精英阶层，分别是各自国家的纪录保持者，也都希望能够尽快夺得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一殊荣。此外，日本自由潜水纪录保持者北滨淳子（Junko Kitahama）也在现场盯着尼克。和尼克不久前在海滩上的交谈使她陷入沉思，也很担心他。

“五分钟！”

尼克的朋友和家人也很担心，他们都知道尼克受伤了，当别人休息时，尼克仍在加倍训练；当其他人的比赛行程有所缩减时，他却仍然抓住每一个机会来潜水。也正因为这样，尼克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成了美国最出色的自由潜水员。但是过去的成就现在并不会帮到他，他尽力紧闭自己的双眼不让大脑胡思乱想，抽离杂念并慢慢地冷静了下来。他轻吸一口气，往后靠了靠，把脸庞浸在水里，这样可以刺激他眼睛周围的神经，引发自己哺乳动物的潜水反射，这种生理反应一旦被激发，就能帮助一

个普通人变成潜水超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潜到不可思议的深度，而不会感到任何焦虑或轻微的呼吸冲动。

“四分钟！”

他进行了两次深呼吸，缓慢而平静。每次他都在尽量清除体内的消极力量和多余的二氧化碳，因为这些都会让他产生呼吸的冲动，从而使轻松平静的潜水变得苦不堪言。如果感到一丝恐惧，他就会更加缓慢地呼吸：这是降低心跳频率和克服心魔的唯一办法。

“三分钟！”

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心魔，也知道它们会跟随他一生且不断地推动他向前。他破裂的家庭、他的缺陷感、他对于社会转向贪婪和浪费的沮丧感，这些都是驱使他一心潜水的因素，而这些不利因素也会给予他意想不到的动力。赛前准备时的尼克并不像比赛中那样一往无前，除了焦虑、痛苦和失落感，在胡思乱想之际和耳边的波涛声中他还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比赛目标：他将从水底目标处撕掉尼龙搭扣标签，利落地返回水面并宣布自己的成绩。

“两分钟！”

他想象着自己即将进行的整个潜水过程，这是他的朋友威廉·特鲁布里奇在他们去年五月参加于洪都拉斯举办的“加勒比”杯潜水比赛时教给他的，彼时他俩住在同一房间。也正是那次，尼克创下了自己生命中最光辉荣耀的时刻——成为第一个下潜到100米的美国人，那天他穿的是单脚蹼。在11月17日周日这一天，尼克将不穿脚蹼去潜水，这会略微增加潜水的难度。威廉15次打破了世界潜水纪录，也是“巴哈马蓝洞深度挑战赛”的举办者。此时威廉像往常一样赤脚站在沙滩上，看着尼克做呼吸准备。当自己没有潜水比赛的时候，威尔（威廉的简称）通常会远离比赛场地，但是他不会错过尼克的潜水。这项运动的历史上还没有人如此快地潜到100米深度，威尔知道自己正在见证一个奇迹，有一个人将会打破世界纪录，比之前任何人潜得更深。

“一分钟！”

随着时钟滴答到 30 秒，尼克的呼吸模式发生改变，他开始啜吸着空气，试图让其填充肺部的每一个角落——从肺隔膜深处到肩胛骨之间很少被用到的气囊——这样就可以让尽可能多的氧气进入他的身体，下潜过程中将会需要它们。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的话，近三分钟后尼克才能得以再次呼吸。

威廉 2005 年开始在此生活和训练时，迪恩斯蓝洞渐渐发展成为自由潜水员的天堂。当时威廉还不是冠军，他想获得冠军但正在为缺乏条件理想的深水区域而发愁。最终他在巴哈马的长岛（即在这里）发现了理想的潜水地点，短短几年内，威廉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自由潜水员之一，甚至是顶级潜水员。自由潜水员很快投向威廉去寻求指导，其中还有许多老师带着他们的学生。得益于此，2012 年尼克横空出世并一举打破美国纪录。

长岛（Long Island）全长 81 英里，但最宽处却不到 4 英里，像扭曲的鸡蛋面条一样坐落于咆哮的蓝色大西洋和平静的蓝绿色加勒比海之间，岛上的石灰岩饱经风浪和暴雨的侵蚀，低矮的丘陵和平原上生长着浓密的热带矮树，野猪和野猫在此横行，风刮过时，热带灌木丛也会沙沙作响。此外，这里还有一片片未经开发的绝美海滩。

在 1492 年的处女航中，克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在长岛的北端（他把它命名为费尔南迪纳（Fernandina））经过，在长岛面向加勒比海的地方抛锚，即后来众所周知的圣玛丽亚海角（Cape Santa Maria）。在那有一条通向南部终点的柏油马路，然后经过约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迪恩斯镇，镇上还有一条由碎石和泥土铺成的马路通向东部的低洼丘陵，接着绕一个弯，就到威廉深爱的迪恩斯蓝洞了。这里的风很小，水流缓慢，即使在暴风雨天气也是如此。

这是因为有来自凹形半圆的厚石灰岩断崖的阻挡，其高度达 50 英尺。在半圆状的断崖内部仍留着原始断槽的痕迹，布满了较浅的山洞和钟乳石，断崖下面是深蓝的大海，附近绵延着白色沙滩。威廉此时正站在沙滩上，看着尼克的准备工作。倒计时快要结束了：“十、九、八……”当数

到零时，他张开手臂，头向下潜入水中，看起来就像是一支人形弓箭射向了黑暗海底。

迪恩斯蓝洞是一个垂直的水下洞穴，形状像一个玻璃水瓶。尼克下潜穿过一片坚固的珊瑚礁，这片珊瑚礁从一片倾斜的白色沙滩那里延伸过来，沙滩尽头是一圈距离水面足足有 10 米的石灰岩。他到达了深穴的边缘，四周的沙子组成了迷人的“沙泉”，很像倒过来的瀑布照片。游了五下之后，悬崖壁渐渐退去，碰到类似倾斜的天花板的岩石，在此会经常看到一小群大海鲢或银梭鱼在岩石阴影中藏身。再深潜几下，即十几米过后会遇到另一层岩石，但同时也看不到悬崖壁了，很快深穴就会变得比深夜还要黑暗，并且此时的水下面积要比水面宽两倍。该深穴的边缘直径是 35 米，但水下 20 米深度的直径估计超过了 150 米。尼克到那就停止游泳，他把手臂贴着身体两侧，夹着下巴，尽可能让身体呈流线型，完成一次自由落体。潜水到某一阶段的感觉就像漂浮在外太空一般。他闭上眼睛，柔软缓慢地沉入梦幻时光。

迪恩斯蓝洞有 202 米深，它是当时世界上已知最深的海底洞穴。吉姆·金（Jim King）是唯一一个到过它的底部并活下来的潜水员。1994 年，金携带一个开放式潜水呼吸器，通过呼吸一种安全的混合气体而完成了对它的探索。他发现沙堆从“沙泉”掉下呈“金字塔”型，还有一股海水潮流，说明通过某个石灰岩洞就能到大西洋，因而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个洞没有被一直往下掉的沙子完全填满。在那些倾向于佩戴氧气瓶的潜水员当中，只有经验丰富的、愿意呼吸氮气的技术型潜水员才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因为超过 60 米深，空气是致命的。但是技术型潜水员并不是唯一可以胜过水肺潜水员的人。经验丰富的自由潜水者，例如尼克，可以只凭一口气下潜到水肺潜水员从未探索过的深度。

尽管它有不可思议的美，当地许多居民还是不敢靠近这个深穴，即使他们靠近，也肯定不会游到它的中心。这个岛上的原始居民——卢卡约人流传着关于卢卡斯的神话，据说卢卡斯是尼斯湖水怪一般的生物，它住在深穴底下，任何人胆敢试探它，它就会钻出来将其杀死。如今当地

居民经常说那些不可预测的漩涡——比如升起的垂直气流，会毫无预警地将潜水员吞没。

畏惧的人会用死去的生命来做证明。2009年，来自拿骚（Nassau）的三名游客丧命于此。其中一个女游客的失足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她在浅滩漫步，并没有意识到她所漫步的海岸非常接近洞口的边缘。她不会游泳，所以她的女儿立即跳下去救她，很快两人都惊慌失措，把彼此拖了下去。第三个女人没有跑开或找人求助，也直接跳下去救人。结果，三个人都殒命于此。

接着在2012年，西伦·马耶（Theron Mailles）——当地一个年仅19岁、颇有天赋的龙虾潜水员——在巴哈马的母亲节当天失去了生命，而他的所有家人当时正在海滩上庆祝节日。普遍的看法是，由于他身体太重，在反复潜水后丧失意识，从水面附近掉进了那个洞穴里，并且没有人看到。当人们意识到他不在的时候，他已经螺旋下沉到洞穴底部了，尸骨现在还留在那。

11月17日上午，尼古拉斯·梅沃利到达这片海滩，迅速穿上他的湿式潜水服，不远处的牌子上写着2009年那三个意外身亡女人的名字，他这天精神状态不好。去年10月以来，他一直待在岛上，住在一个租来的房子里，同时和来自新西兰的人称“约翰尼·深”的约翰尼·苏内克斯（Johnny Sunnex）一起训练。他俩能力相当，约翰尼也是一个有进取心的潜水员。约翰尼和迈克都从训练中取得了进步，尼克却没有。

就在两天前，他进行了“自由攀绳下潜”（Free Immersion）项目的潜水比赛，试图下潜到95米深，中途却出了差错，不得不依靠帮助才返回水面，还从嘴里流出血来。他怒不可遏地尖叫和咒骂，左耳膜肯定是破了，去年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得不在仅仅一次潜水后就退出比赛。他在沙滩上生闷气，其实知道自己哪里出了问题。

“我没有放松下来，而且很快耗掉了氧气。”他说，“我应该转身返回而不是继续下潜。我就是想到达那里。真蠢啊！”

虽然尼克还是一名新手，很容易犯这种新手才犯的错误，但是他已

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他赢得过金牌，也持有一项美国纪录，他赛季前的目标是打破美国所有的潜水纪录，目前还没有实现。“蓝洞”挑战赛是今年最后的比赛也是他最后的机会，而得不到参赛资格对他来说将是沉重的打击。自由潜水很少能得到丰厚的赞助资金，尼克和大多数潜水员一样，都是自筹经费。作为一名纽约影视制作助理，仅在2013年尼克就花了全部积蓄——34 000美元去各地旅行并参加比赛。在即将继续辛苦工作好几个月之前，如果未能在“蓝洞”挑战赛中打破任何纪录，他会认为整个一年都是失败的。

尼克很确定比赛医生——来自德国的芭芭拉·杰斯克（Barbara Jeschke）在当天晚些时候对他进行身体检查后必然会取消他的参赛资格，但她告诉尼克，他的耳朵很健康。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肺部。如果她把听诊器放在他的背上并倾听呼吸，就可能会听到水肿的声音，这是由肺挤压造成的——当毛细血管出血，血液和血浆会进入肺泡（肺气囊），经常如此就会对组织造成损伤。尼克前两年已经有过几次肺挤压，像其他潜水者一样，他只将其作为阻碍训练的小毛病。很少有人认真地看待肺挤压，也没有人认为其是致命的。毕竟，肺泡不是一个大的气囊，而像一串葡萄，每个“浆果”都能够通过自身的薄膜为血液充氧。人们普遍的想法是，即使一些“浆果”受伤，其余的也应能保持良好的功能。这可能就是尼克不告诉医生自己整个下午一直在吐血的原因。

杰斯克医生准许了他参赛。

第二天晚上，他在格林威治小屋参加了百乐餐^①，这里是一个钓鱼胜地，距离迪恩斯蓝洞有20分钟的车程，雷恩和他的安全救援团队住在这里。来自16个国家的参赛者和其他运动员都聚在一起，他们煎炒自己钓来的鱼，做米饭和沙拉，有人在弹吉他，大家都在宽敞的大堂走廊乘凉。走廊外面是环绕式的甲板，人们可以俯瞰外面的红树林和加勒比海海景。尼克晚餐时喝着清凉的Kalik（一种波希米亚啤酒），浅棕色的眼睛闪闪

① 百乐餐（potluck dinner）是美国常见的一种聚餐方式，其规则是参加者各自带一个菜或其它食品、饮料，放在一起让大家自由取食。——编者

发光，尽显冷静和幽默。他表现得信心十足，准备充分。而实际上，他的眼睛在说谎。

尼克和约翰尼在长岛共同租赁一部车子，也租住在一起。11月17日上午，他们装载完毕潜水设备，约翰尼提出了一条建议。“如果潜水任何时候觉得不对劲，”他说，“就赶紧停止。”尼克不可能对自己的室友隐藏一切，实际上约翰尼已经发觉尼克受伤了，他自己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潜水教练。自由潜水几乎不允许任何错误，对尼克而言也不例外。当尼克在海滩检录处遇到淳子时，他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也说了一些让她沉思的话。

“我希望能够再次看到你。”他不自信地说。

“你在说什么呢？”她惊讶。

“我以为……嗯……你不是今天要离开吗？”他结结巴巴地解释。

“是的，但是我的比赛安排在你后面。一会儿海滩上见。”心烦意乱，他转身向海边走去。

“30米，35米，40米。”萨姆的声音响起，就像一阵风一样掀动了深穴上方16个国旗。观众站在海滩上或贴近漂浮的界线，他们踮起脚尖听着并期待着结果。淳子在站台上，就在萨姆背后，密切关注着她朋友的潜水进度。

萨姆斜眼看他的声波定位仪并权威性地宣布一个个新的深度，欢呼声“加油，尼克”和“挺住，尼克”此起彼伏。

“55米，60米！”一切都进展顺利，然而在68米的时候，尼克停顿了。“他好像要转身。”萨姆说道，随即众人又发出叹息声。几秒钟过去了，在自由潜水界这几秒成了一个难以忘却的时刻，萨姆等待尼克上升到水面。尼克静止着，当开始移动的时候，他没有上升。“等等，他仍旧……在下降。”

迈克感到局促不安，意识到尼克的决定是危险的。尼克第一次察觉到不适时没有立刻上升，这正是他两天前刚犯的错误，这次他又做了同样错误的选择。安装在目标深处的摄像机拍摄的画面显示，尼克当时看起

来很难掌握平衡，所以他反转身体，直立，在 68 米处待了近 30 秒。水肺潜水员或者在暗礁下进行简单潜水的人都知道，此时气压就像老虎钳子一样挤压着尼克的脑袋。

水肺潜水员通过收缩身体和鼻孔出气来掌握平衡。自由潜水员，尤其是尝试打破深度纪录的自由潜水员，不能靠这种方式。相反，当肺部由于压力的增加而开始收缩时，他们会将腹部的空气移送到嘴里。自由下落中，他们需要保持喉咙紧闭，脸颊因充满空气而膨胀，就像花栗鼠吃了一嘴的橡树果子一样，这样在下落过程中他们就可以通过将空气由软腭移到鼻窦来保持平衡。这是一个微妙的技术，很难掌握，特别在国际竞赛耀眼的灯光下，潜水员尝试他们之前没有达到过的深度时。如果潜水员已经受伤，掌握平衡就更困难了。

然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尼克在他创造纪录的过程中克服了困难，并开始下降，这一次他的脚先往下落。几秒钟内，他到达了目标地点，寻找证明他到达了这一深度的标签。由于他身体位置翻转并且这个深度伸手不见五指，需要更多时间来找到底板，他搜寻的手臂动作不大但还是很明显，最终他找到了标签。一转眼，他便拔掉标签，将它放进潜水服里，迅速朝水面窜去，他奋力潜泳，看起来驾轻就熟。

由于海底镜头录像并不是实时的，因此外面没有人知道尼克在经历什么。可怪异的气氛还是让人感到不舒服。“不穿脚蹼就潜到那个深度，是困难又费力的。”迈克说，“我当时想‘他在上升时可能会遇到困难。’”

当尼克上升时，萨姆及时宣布时间和深度，好让救援队随时做好准备，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时最好对他做好准备。”他说。

3 分 38 秒的潜水后，尼克不畏困难凭借自己的力量游到水面，比计划多用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他做出了“OK”的手势，并试图说出“我没事”，这样他就正式完成了这一比赛任务。不幸的是，他的话有些乱，也没有移除鼻夹。未完成这一宣言的话这次潜水就会无效，但他没有放弃，至少不是马上放弃。在将近一分钟的时间里，他双手紧抓着比赛绳索，仍然清醒，但呼吸费力，不久就不省人事倒入雷恩的怀里。雷恩抱着

他，呼唤他的名字，希望能够让他保持清醒，努力把他唤回到这个世界。

雷恩和尼克曾一起训练，他俩之前还一起乘雷恩的船“尼拉女孩”号（Nila Girl）去牙买加和古巴航行。雷恩的救援团队都持有救生员认证证书，队员们迅速聚到尼克身边，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护理人员乔·奈特（Joe Knight）。雷恩和乔将尼克抬到附近的平台，在那里他失去了意识。芭芭拉·杰斯克医生试图救醒他。这时候，现场变成了噩梦。“他肺部有问题！”一位名叫马尔科·孔森蒂诺（Marco Consentino）的救援队员喊道。救援队将尼克翻过身来，血液从他的嘴里渗出，流到平台上，然后滴落进大海。威廉跳进水里，游过去参加救援活动。他们试图挽回尼克的生命，甚至给他注射了三支肾上腺素，但都没有奏效。

大约 20 分钟后，雷恩和其他人用冲浪板把尼克从平台运送到海滩，然后把他抬进本田旅行车，即这次比赛的救护车。10 分钟后他们来到了维德·西姆斯纪念医疗中心，这是一个简陋的诊所，是由美国传教士在岛上海角处建立的，面积大约 2 000 平方英尺（1 平方英尺=0.093 平方米）。

天花板潮湿发霉，空调通风口锈迹斑斑，长岛的这个诊所负责处理岛上 3 000 名居民常见的疾病和创伤。处于生死关头时，这里并不是理想的急诊室。尼克到达诊所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特征，但朋友们都在为挽救他的生命而努力。在本田救护车上和到达诊所后，雷恩、乔、威廉和芭芭拉·杰斯克医生都轮流给尼克做心脏复苏，当地的内科医生伊薇特·卡特（Yvette Carter）也加入了救援行动，她宣布尼克于下午 1:44 去世。根据这项运动的管理机构 AIDA（国际自由潜水发展协会）记录，尼古拉斯·梅沃利成为第一个在国际自由潜水竞赛中丧命的运动员。

参与救援的一行人来到诊所的几分钟内，其他运动员和他们的家人都聚集在山顶上。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一个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团队，大多数人都坐在蓝花楹树下的草地上，远处可以看见波涛汹涌的海洋。一些人在祈祷，另外一些人拥抱在一起。一阵小雨过后，彩虹出来了。

雷恩光着上身出现在诊所门口，湿漉漉的潜水服挂在腰上：“我们希望尼克在新的世界一切顺利，”他说，声音由于太激动有些嘶哑，“我知道，他死于他喜欢的事情。”

“这是一项极限运动，”迈克说，他仍然在沉思尼克 68 米时所做的重要决定，“我们都必须瞬间做出决定，有时候还会为此付出代价。但正是尼克誓要完成并赢得这项挑战的决心才使他成为一名伟大的自由潜水员。”

尼克死后，人们怀念的不仅仅是他参与比赛时的激情，一年前，尼克来到岛上后没有住酒店或租房子，而是住在当地天主教堂的住宅区。他帮助教堂修补被飓风破坏的屋顶，并划船接送岛上的贫穷老人去银行兑现养老金，然后再载他们去集市买日常生活用品。

“所有人都喜爱他。”格兰特·格雷夫斯说。

下午 3:30 左右这句话得到了验证，当时大多数运动员都陆陆续续地回到他们自己租的屋子，淳子领着日本的代表团来到诊所的台阶上，他们手里都拿着鲜花，要求最后再看一眼尼克，并表达他们的敬意。十个人瞻仰了尼克的遗容——他被洁白的床单紧紧地包裹着，手摆出祈祷的姿势。一个接一个，这些日本自由潜水员在尼克的耳边低语，把白色的花朵撒在他的胸前，轻轻地啜泣并拥抱在一起。

在尼古拉斯·梅沃利死后，他的故事传开了，一场小众运动的悲剧一时间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引起了社会大众广泛的讨论。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自由潜水员会参与潜水运动。这项运动到底有什么魅力，可以让运动员冒着生命危险纵身一跃，去追求那些并不显赫的荣誉？尼克的批评者并不能理解，运动员并非去追求外在荣耀。自由潜水本身就是一种荣耀。

“我非常喜欢这种别人无法涉足的旅行，”迈克说，“在深水中的感觉很奇妙，你也许不应该待在那里，但这种体验让你感觉到自己牢牢掌握着身体和灵魂，给内心带来了平静。这就是真正的收获。”

从迈克和其他人的描述来看，自由潜水是一项既寻求身体极限的运动，同时还是一种精神体验。当克服恐惧潜向大海深处时，在巨大的黑

暗深渊里他们就变成了纯粹意识的一个点：时间慢了下来，他们下降得越深，大海也似乎挤压得越紧，直到他们与大海合二为一，完全迷失了自我。

怀疑者认为这样的感受可能根植于化学反应，压力作用于人体就会压缩身体器官，这样不仅会导致流鼻血、气管和毛细血管出血，还会出现一种氮醉的状态，直到潜水员变得悸动兴奋，这种感觉既可以让人产生幻觉也可以让人更加清醒。但这并不适用于自由潜水者，他们仍然需要从中得到自己想要并上瘾的东西，正因如此，尼克愿意用他的全部积蓄去漫游全球，参加一个个比赛，下潜得越来越深，仿佛只有消失在黑暗中他才可以看到光明。但如果尼克和所有其他运动员关心的只是潜水，认为潜水结果不如潜水过程中的体验重要的话，为什么自由潜水运动员们要互相竞争呢？为什么尼克在 68 米深的海底停顿却不直接游上来？

尼克的死让 2013 年“蓝洞”深度挑战赛就此截止，次日人们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大约 80 个人参加了这个仪式，包括所有的参赛选手以及熟悉并喜爱尼克的几个当地居民，他们聚集在“蓝洞”边缘的月牙状白色沙滩上。人们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有些人身着沙滩装。三位女士在遮阳伞下挽着手臂静默站立；一对巴哈马夫妇赶到这里并献上了野花；一位女士把鲜花放在了陡峭的石灰岩悬崖脚下。“蓝洞”的扩音器里仍播放着 The Shins（来自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四人乐队）的低唱，除了前一天尼克接受治疗的平台被固定在了海滩上之外，其他所有比赛的设施已被清理，这是一片半英里（1 英里 = 1.61 千米）长的绿松石浅滩，非常适合做明信片的背景。相比之下，浅滩附近的迪恩斯蓝洞呈深紫色，似乎在等待一次告别跳水。

附近米勒顿基督复临安息日^①教堂神职人员——尊敬的卡尔·约翰逊（Carl Johnson）牧师以拉撒路（Lazarus）的故事开始了这一仪式：

^①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是基督教的一个福音教派，源自 19 世纪中期美国的米勒派运动，该组织成立于 1863 年，以遵守圣经于创世纪中上帝所设立的每一周的第七天为安息日（Sabbath）（即星期六）（创 2：1-3）和宣扬基督再临为人所知。